

谈一场恋爱，
有必要了解TA的全部吗？
还是各自有些小秘密更好呢？



男闺蜜

男ともだ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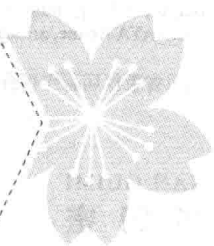
「巨」千早茜 著
张颀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男闺蜜

男ともだち



巨二 千早茜 著
张颀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闺蜜 / (日) 千早茜著; 张颀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20-09819-2

I. ①男… II. ①千…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5783号

OTOKO TOMODACHI by CHIHAYA Akane

Copyright © 2014 by CHIHAYA Akan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4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CHIHAYA Akane,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6-96 号

NAN GUIMI

男 闺 蜜

[日] 千早茜 著 张颀 译

策划统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阮 航
董 玲
张 妮
毛 毛
蓝 海
李 剑



大无限书斋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 × 208mm
9.25
150千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819-2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64
第三章	113
第四章	168
第五章	213
第六章	250
终 章	285

第一章

我深陷在五颜六色的泥土里。

奇怪的是，我非常清醒，清醒到连自己身处梦境都心知肚明。我用五颜六色的泥土随意涂画着，享受这色彩鲜明而混乱的梦乡。

混沌的色彩时而会变得鲜明清晰，但每当我看准时机伸手去够素描本时，却总被泥土紧紧缠住，动弹不得。啊，真令人着急，不过，就这样越陷越深也不错。这感觉就像强忍尿意，带给我一种奇异的快感。我不断地在泥土中起伏，既挣脱不了又沉不下去。突然，眼前的色彩飞也似的消散了。

一阵沉闷的震动声将我拉回到了现实世界。我条件反射般地在沙发上摸索着，指尖却只触到了坚硬的布料。

挣扎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来，昨夜回来时随手把手机丢在餐桌上了。震动声仍在继续，毫不留情地长驱直入到我熬完通宵后的脑袋里，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虽然手机调成了震动，但那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刺耳，让人心烦意乱。我知道自己应该马上起来去接，但身体却懒洋洋的，动都不想动一下。

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刚刚早上七点多一点。晨光熹微，还泛着点夜的青白，光透过窗帘钻进屋来。我终于清醒了，只有真司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他刚刚值完夜班，现在一定精神亢奋。

我仍旧赖在沙发上不起来，直直地盯着不远处彰人的背影。他站在厨房的小炉子前，手上在忙活着什么。

洋葱炒肉的香味飘了过来，今天的便当大概是生姜烧。每天早上，彰人都要早早起床准备便当。虽然他只会用煎锅做简单的菜，但从和我同居的那天起，五年来他的这个习惯一直没改变过。作为职场里少有的年轻男性，彰人特别受打工阿姨们的欢迎。

烧肉油腻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胃里一阵恶心，我强

忍着吐意坐起身来。对了，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手机依然在桌上震个不停。彰人一边打开电饭锅盖一边说道：“不接吗？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哦。”

我怎么可能在他面前接这个电话呢。话说回来，真司竟然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真是没常识，想到这儿，我越发烦躁了。

真司在平日里也是我行我素的，想打电话就打电话，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但如果我也这么做，他绝对会不高兴。给人感觉他像是因为结婚了需要多注意，却对我的同居对象不管不顾，真是的。

“这么早，编辑们还没上班呢，可能是骚扰电话吧，不接了。唉，最近垃圾邮件也好多。”

“那是因为你的邮件地址一直没变过吧。最近你的名字总出现在杂志上，要不把地址换了吧？”

“也是啊。”

我犹豫不决地答道。话音刚落，彰人便转过身来。他做了个类似于举起饭勺的动作。

我摇头，胃里虽然空空如也，精神却十分亢奋，根本没有吃东西的欲望。每次通宵工作后都这样。

“占卜杂志的插画工作已经结束了啊。”

彰人望着墙上贴着的工作表说着，那上面刚刚添了个鲜红的叉号。

“嗯，紧赶慢赶的，本来以为画十二星座的女孩子很简单呢，但实际画起来却意外地费劲儿。本来我还想搞点创新，不按照一贯的套路画，但是主编马上否定了我的想法，说这个不好，让我重新画。你来说说，说什么狮子座就性格张扬，水瓶座就成熟稳重什么的，按照月份来给人定性，这不是很奇怪吗？而且呀……”

“这个嘛。”

彰人点了点头，依然背对着我。见状，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闭嘴吧，再说下去就会被他瞧不起了。我低下头，用力挠着指尖上沾的颜料。随着颜色一点点褪去，皮肤渐渐露出原来的粉红色。

以前我每次抱怨工作上的事，彰人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大道理，搞得我更加郁闷。人家明明只是想发泄一下而已，可他就是不懂。我也是，虽然知道他性格认真，可他每次一说话我就会特别生气，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缺根筋。于是，一个人的抱怨最后总会变成两个人的唇枪舌剑。“彰人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你们这类工作我确实不了解”，我都记不清每次到底是谁先说谁了，反正这种对话重复了很

多次后，我们俩都学乖了，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心照不宣地避开。

现在，彰人对我的工作已经不会再发表任何意见了。虽然他会尽量了解事情的经过，却不会再多问一句。

“工作结束了，也该好好吃饭了吧。虽说是自由职业，但生活规律一些总没错的。我帮你热杯牛奶。”

他现在只会说这种恰到好处的话了。

自由职业——我刚想点头称是，却止住了动作。世人口中的这个词，往往带有自甘堕落和漂泊不定的含义，甚至有些反社会的意味。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工作似乎十分轻松，但又因为对这一行认识不足而不能轻易瞧不起它，所以干脆就把这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归为这一类算了——每次听到别人这么说我时，我都会从这个词中听出弦外之音，不禁沮丧万分。

有一次，我对彰人提到了这种想法，却被他说“你想太多啦”。他当时表现得满不在乎，恐怕早就将这事忘到九霄云外了。虽然我也很想像他一样豁达洒脱，但每次听别人这么说我，我还是会感到无可奈何，同时又很郁闷。

但是，我现在既没有抓他话柄的力气，更没有那个心情。我勉强挤出一丝笑意。

“好呀，谢谢你啦。不过我还得在家等快递，要是吃了什么绝对会睡过头的，所以还是不吃啦。”

说着，我重新倒回沙发上，抬眼望着头顶的天花板。

这间公寓的天花板很高，虽然显得屋子里面有些冷，但看起来空间十分开阔。我很中意这一点。

我伸手去够横放在沙发上的篮子。那里面装着面包、坚果、水果干和点心之类的零食，因为我经常因为忙着画画而不得不用一只手吃东西，所以便将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拿出一小盒固体蜂蜜，揭开包装纸放入口中。

我闭上眼睛。通宵后的疲劳感袭来，双眼生疼。蜂蜜甜腻的味道在口中漾开，我的意识渐渐涣散，色彩又开始乱飞了。

突然，炉子响了。

睁开眼睛，彰人出现在面前，他把吐司取出来放在盘子里，一只手端着杯子向桌子这边走来。不知何时，屋子里已溢满咖啡的香气。耳畔传来彰人往吐司上抹黄油时发出的沙沙轻响，而我仍在浅浅的睡意中。在他这种循规蹈矩的人看来，我一定活得浑浑噩噩吧。

但是，工作做完的那一瞬间是最舒服放松的，我不想把这一刻浪费在任何事上。

“我走啦。”彰人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本以为只过去了几秒，但一看表，距离刚才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了。

彰人身背帆布包站在门口，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朝我这边望过来。彰人每天都要花三十多分钟骑车上下班，似乎是因为年近三十，才在平时有意识地多做些运动。我比他大一岁，明年就三十岁了，却连动都不想动。

“路上小心。”

我窝在沙发里对他说道，却被他回了句“去床上好好睡”。明知道是无用功，他也要做样子似的说一句。

彰人一走，我的睡意马上烟消云散了。好容易有一日清闲，干脆泡个澡再做个按摩吧。我直起身子，伸了个懒腰，满意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来到浴室，把浴缸注满水，将迷迭香和沐浴精华液滴到热气腾腾的洗澡水中。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得清晰可见。

洗完澡回到起居室后，我才注意到桌上放着的奶咖。我边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彰人，边把咖啡放到炉子上加热。趁着加热咖啡的当儿，我随手拿起了手机。

打来电话的并不是真司，而是个陌生号码。此外还有一封邮件，也是从不认识的邮箱地址发来的。我把手搭在

窗帘上，打开了邮件。

——嗨，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有时间的话陪我去趟关西吧。

一瞬间，我的大脑停止了运转，慌忙去看发件人信息。

“长谷雄。”

我不由自主地念出了这个名字，手不知何时紧紧地抓住了窗帘的边缘。阳光在窗帘上投下细细的影子。

朝阳灿烂，我眯起眼睛，把邮件又读了一遍。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浓浓的关西腔，颇有些玩笑的意味。书信开头常有的寒暄词“好久不见”或“最近如何”通通没写。

接着，是最后一句话。

——我晚上再打给你。

耳畔又响起那个低沉沙哑的声音，粗鲁却满是亲切之感。以前，在我还什么都不是、整天浑噩度日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总在身边陪伴了。

“长谷雄。”

我又念了一次这个名字，仿佛要用这种方式唤醒自己沉睡已久的记忆。

睡意深沉，再次睁开眼睛时已是黄昏时分。京都市被

重峦叠嶂的山脉层层包围，从西边山脉的边缘处尚能隐约瞥见夕阳的一抹血红，但屋子里已是一片昏暗。

我环视四周，一时间竟不知身在何方。可能因为睡前净想着长谷雄的事情了吧。

他的邮件我没有回复，我想不出该如何回复他。邮件，我多久没给他发过邮件了？不对，说起来，我们之间根本没发过邮件。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根本没有发邮件的必要啊。

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就读于人文学部，整天无忧无虑的。除了必修的语言学课程，基本不怎么去上课，就靠打工和待在社团活动室来消磨时间。长谷雄也常常出现在那里，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于是，不打工的日子里，我就总是一到天黑就往他的房间跑。

他的房间四面都是未经粉刷的墙壁，上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影海报和长谷雄自己手绘的外国明星画像。房间的一角堆着不知是谁喝醉后从药妆店里偷来的巨大蛙形玩偶和工地上的黄色测杆，电影录像带在电视旁边摞得高高的。这间昏暗的房间里总是放着外国电影。

我躺在微微有些潮湿的床上盯着长谷雄的背影看。他总是略向前弓着背，后背上的肌肉匀称、线条漂亮，身旁

常常放着烟灰缸和罐装咖啡。

男生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在他的房间里进进出出，于是整间屋子便充斥着烟味儿，还混合着酒瓶相碰、翻漫画杂志和打麻将的声音。有时我也会从床上爬起来，加入他们的麻将大军。需要什么了就拜托去便利店的人帮着捎回来。长谷雄完全不介意家里都来了些什么人，要出门打工时他便会突然消失一阵子，回来的时候手里往往提着便利店的袋子，里面装着布丁或者泡芙。他会把袋子往我面前一放，说：“喏，快吃吧！”

我当时还不满二十岁，内心却对男人这种生物绝望了。我不喜欢同龄男生，觉得他们太幼稚，又瞧不上比我大的男性。一旦有异性相约，我马上就能跟人家上床，可不久便会觉腻烦，于是就匆匆结束了关系。那时的我太年轻，年轻到不懂得伪装自己，喜欢或者讨厌一个人都不加掩饰，因此常常伤人伤己，动不动就深陷绝望的泥潭不能自拔。

奇怪的是，我一进入长谷雄的房间便会心情平静，这里是我唯一能够安眠的地方。被子上都沾染上了他的味道，就算他也钻进被窝里与我同眠，我也能毫不介意地沉沉睡去。

他大我两岁，这么算来，我们初见的时候他应该上大学三年级。这个人一出现便给我一种奇妙的安心感。那时的我刚刚进入大学，开始一个人生活，大我两届的他给我一种成熟稳重之感，那成熟中还隐约带着点孩童般的天真。略显黝黑的肤色衬出牙齿的洁白，他总是面带笑容，从那微微弯起的嘴角中吐出白色的香烟烟雾。

我们俩总是待在一块儿，这几乎成了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但我们并不是恋人，一分一秒都不曾是。

我起身，拿起充满了电的手机。屏幕上显示有个未接电话，是长谷雄打来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多。他大概是趁着休息时间打过来的吧。真是的，明明说晚上再打来的，这个人，还像以前那么急性子。想到这儿，我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这时手机突然震了起来。我看都没看就直接按下了通话键。

“喂喂。”

“啊，是我呀。”

手机里传来真司的声音。我轻轻地吐了口气，刚才急剧加速的心跳又平静了下来。

“嗯，我听着呢。抱歉，刚刚小睡了一会儿，怎么了？”

“现在工作忙吗？”

“唔，不忙，今早刚刚全部画完给对方发过去了，现在正等他们的回复呢，你那边呢？”

“今天病人少，医院这个点就闲下来了，还有一个小时就能下班了。下班后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我去接你。”

他的口气不容置疑，像是一点儿都没觉得我会拒绝他的要求似的，但我并不讨厌他这一点。

“你每次都这么说，可每次都迟到。”

“今天不会的。”

他的话音刚落，医院里的无线通话器便响了起来。

“啊，抱歉，护士叫我。那待会儿我到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你。”

“不用到我家门口，我在下坡路的地方等你。”

手机里传来一阵嘟嘟声，我盯着挂断的电话，突然意识到彰人应该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

这样的话，我干脆早点儿出门，待在附近的某个店里等他好了。反正真司从没准时过，有一次医院里突然有事，他一声不吭地让我等了三个小时。

我起身开了灯，望着因为赶稿子而剪得短短的指甲，

拿起了颜色鲜艳的指甲油。

我一边晾指甲一边查看着手机的收件箱。刚睡醒的眼皮微微浮肿，于是我贴上了假睫毛，又用卷发棒将发尾卷出小卷，接着从堆积如山的亚马逊快递纸箱中翻出一本时尚杂志，照着上面的步骤仔细地给自己化了个妆。时间飞逝，一个半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我急急忙忙换好衣服，给彰人留了张纸条便出门了。

“我可能要到早上才回来”——我在纸条上如是写。工作结束后的晚上我常常出门玩。一部分原因是工作结束后往往会兴奋得睡不着，不过更多的是因为我一赶稿子就闭门不出，闷在家里连昼夜都分不清，因此工作结束的晚上正是散心解闷的大好时机。这种时候我常常会让自己完全融入周围的气氛，无论是在平淡无奇的酒吧还是热闹喧嚣的大街，我都会尽情地享受一切，不留遗憾。彰人似乎也能充分体谅我的这种情绪，就算我一整夜不回，他也不会多说什么，充其量只是要我注意身体罢了。

其实，彰人从未强迫过我做什么，更未限制过我的自由。已经结婚的朋友见状常常告诫我说“结婚之后可不能再这样了哦”，紧接着又会羡慕不已地跟上一句“你男朋友